黎里：水乡客厅中书写的绿色答卷

黎里在哪？对吴江的出租车司机而言，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会开去黎里古镇。小桥流水、亭台楼阁、古色古香，独特的水乡文化在此处延续2500余年。"吴江三十里，地号梨花村，杏林成幽谷，梨雨飘花津。"清代诗人袁枚的《黎里行》，点出了黎里的旧称"梨花村"。唐朝时，人们为区别地方言用黎字替代对梨花的称呼，将村名改为"黎花里"，随着人口的增加，又改称"黎里"。

然而，此黎里却只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中"黎里镇"的一小部分。如果说黎里古镇是"小黎里"，那么黎里镇便是"大黎里"，行政区划上由合并率先，金家坝、北厍、黎里、芦墟三镇。上了年纪的当地人坚持认为，黎里就是黎里古镇，芦墟就是芦墟老街，三只是相邻大河和小河，各有各的韵味。

而对于近年来迁入此地的"新黎里人"而言，他们更习惯将黎里镇称之为汾湖。汾湖，位于嘉善和吴江交界处，古称分湖，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分界湖，因此又被称为吴越界湖。如今一半属浙江，一半属江苏。三镇合并后，成立了汾湖开发区，原来还同时成立汾湖镇。2013年，为传承"黎里"这一典型吴文化地名，汾湖镇更名为黎里镇。目前，汾湖高新区与黎里镇实行"区镇合一，以区为主"的管理模式。

在汾湖高新区（黎里镇）有关负责人看来，汾湖具备借势长三角城市群发展、长三角一体化和先行启动区建设的叠加机遇和优势。他表示，汾湖未来将全面激活"人居和营商"两个环境，全力建设"江南水乡客厅、高端智能装备集聚区和高铁科创新城"三大片区。

古镇先宜居、次宜业、再宜旅

黎里古镇，有一本活着的"地方志"，他的名字叫李海珉。

初冬时节，告别城市的喧嚣，行走在古镇中心街，内心是难得的宁静和淡然。由于旅游开发较晚，这里留下满满的原汁原味，听不见商贩的卖力吆喝，出奇地宁静。

江南市镇，河网纵横，水多桥也多。古镇至今保存着8座明清时期的古桥。站在古桥上放眼望去，古镇的母亲河——市河两岸，粉墙黛瓦的民居静静矗立，老宅的屋檐下，串串的红灯笼为宛如江南水墨画的古朴古镇增添了几分艳丽。

温暖的阳光下，盈盈市河水波荡漾，一群小鱼儿们悠然自得嬉戏，在清澈见底的市河中摇摇摆动。

可古镇文保所退休所长李海珉却闲不下来，走千家、长千家，对古镇的守望早已融入他的每一滴血液。只要得空，他都会在黎里的青石板路上走行一圈。

主持宗林老师老教员路过，招手示意，手间可地说一声"李老师又来了"，他立刻用上简用吴侬软语打招呼。古镇开发时，以宜居、宜业、宜旅为先后顺序，首要目标就是惠民，90%以上的商铺都由当地人经营，如今，这也成了古镇的营商特色。

李海珉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，在他的印象里，小时候，古镇的早市是最热闹的。

天还没亮，渔民就从周边的"水乡泽国"驾船而来，从河埠上岸，出售新捕捞的鱼虾。边上的油条子店，师傅将热着的萝卜丝、豆沙或肉馅的糯米团子扔进滚油锅里，炸得金黄。青青的热茶，诗人的油条再配上一碗浓香的熏茶，渔民静待买家的到来。

渔船的前舱装满了水，新鲜活鱼在里面弹跳个不停，后舱则带来乡下的各类土特产品；有时还会带来鱼圆。李海珉最喜欢逛鱼蹦乱跳的菜市，说是带长辈去买，其实更爱是找个馄饨店里零食——下面干线正流行的辣椒、毛豆，他最爱的还是水汁的西瓜、吉瓜和芝麻。

"古镇的生活用一个字来形容，就是慢。"李海珉说，"古镇的老宅一般都会专门设计休憩的场所，富裕人家要有个后花园，贫苦人家房子宁愿少一进，也得给家里花花草草留个小花园；条件再差一点的，就在天井里养花种草；最不济的也要给摆几个盆景。"

李海珉喜欢一个人去走走长长的弄堂，推一推陈旧的老墙，而后突然推开门窗，豁然开朗的老宅里别有洞天之感。老井、鹅卵石、几盆花草、雕花的木窗，都是弄堂深处独特的风景。

黎里古镇的弄堂堪称江南古镇一绝，115条弄堂似乎把古镇所有的旧时光都收藏起来。有分隔不同住户人家的弄堂，有一家一户所用的备弄。古镇的弄堂有三个特点：一是步步高，由于住宅一律沿河而建，为方便排水，第一进最低，以后次第升高；二是幽暗，"脚下黑白，墙可暗附"，主人家以暗为安；三是防盗，大多弄堂只能容纳几个人，而且是直角弄。

李海珉走出弄堂，沿河岸前行，带着诗人柳亚子的故居再往前走，他的文保路，正是从当上柳亚子纪念馆馆员开始的。

提起当下流行的说法，"这些都是重建的，之前为了方便汽车通行，北岸的街廊全拆了。古镇的前途，是一个'否定之否定'的过程。"

李海珉说的第一个否定，便是新镇扩张的上世纪80年代。当时，江南地区民营经济大潮发展，古镇也开始利用一些老建筑办厂，镇里填埋了不少河道，沿河一带的老建筑也被拆除，街面拓宽至5~7米，石板路变成了水泥路。

第二次否定，也是潮流发展的产物。那时，古镇虽然大拆大建，但工厂仍在日趋衰下来，加之污染、能耗较多的企业被迁出来，在农村开辟新厂区。这样，古镇的保护利用有了初步条件，经济发展后，守护"根"的愿望越来越迫切。"我觉得，这是古镇的自我觉醒。"李海珉说。

从靠风吹水葫芦到联手治水

2006年，李海珉出版了《古镇黎里》一书，为黎里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打下坚实基础。可就在同年5月，黎里与芦墟合并，成为汾湖镇。

"黎里连镇都没了，还拿什么去申报？"2007年，李海珉退休，为保护古镇，他四处奔走呼吁，寻找一切机会宣传黎里。2013年，黎里镇恢复建制。最终，黎里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，并增补进江南古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名录。

"希望黎里一直能够留给人们关于古镇的儿时记忆。"李海珉说。

"古桥、古宅、古巷、廊棚、河埠、窗户……这一切都依托于市河存在。要是市河没了，黎里的一切全没了。"在李海珉看来，古镇的千年古韵之所以得以保存，最大的原因在于，那条东西长2公里的"丁"字形市河仍好好地存在那里。

江南水乡，水在，魂就在。

打开黎里镇的地图，最显眼的便是星罗棋布的"湖荡"。镇内水域面积超过40%，有多个村子和上海、浙江隔水相望。黎里镇探索跨界联合治水机制，边界河湖互聘联合河长，东北村党总支书记沈耀军便是其中的一位。

刚吃完早饭，沈耀军便接到了嘉善县姚庄镇村党总支书记沈菊林的电话，两村早已约好，这天上午开展每月一次的西荣花荡联合巡河行动。两队人马在两村交界处的小桥上集合，这座连接两村的小桥，步行不过一分钟时间，过去却有如天堑相隔。两村联系很少，只有"出了事"才被动联系。沿着河岸走着一路巡行，眼前的西荣花荡，水面一览无余。对于水葫芦，沈耀军无奈回答："联合巡河效果很明显，今年夏天，往年经常出现的水葫芦疯长现象得到了遏制。"

那么，往年的水葫芦是怎样清理的呢？"主要靠风。风把我们这边的水葫芦吹过去，那就得他们清理。要是风向反过来，为难的就是我们。"沈耀军的回忆让大家都笑了出来。

西荣花荡是两村共有的一片天然水域，共780亩，两村各占一半，说是两村共管的"界湖"，但过去由于管辖职责不清，这里相当于是一片无人管理的"真空地带"，即便是请专业团队清理，由于双方缺乏互动机制，在河道保洁上各扫门前雪，互相推诿的情形时有发生。

去年4月，两村的村干部坐了下来，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一局面。"单月由我们东北村负责水面保洁，姚庄村负责监督；双月两村再交换职责。同时，通过每月一次的两村河长联合巡河，保证联合河长制的长效管理。"沈耀军说，流域联保水域治理跨部门要密合作，破解成本高、成效差的难题，"生态环境保护在东北村中心工作的第一位"。

味蕾的记忆，最牵动人心

半个小时的巡河时间，差不多走过了西荣花荡周长的三分之一。眼前的水面上，原本停留着一艘住家船，如今已成船干岸，这得益于联手的成果——"船是浙江的，人是江苏的，大量的生活垃圾直接入河。虽然我们两村都曾经去治理住家船，但江苏执法人员去了船家以'浙江船'搪塞；浙江执法人员去了船家以'江苏人'搪塞；联合行动后，船家只剩下依法拆迁这条路可走。"现在，沈耀军和沈菊林都笑了。

有的船走，有的船要来。西荣花荡旅游船的开行已被两村提上了议事日程。"我们两村计划对西荣花荡进行提升改造，未来3到5年，这里或许会成为一处乡村旅游的新景点。"沈耀军表示，两村处于西塘与黎里两大古镇的中间位置，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将为"绿色农业+文旅休闲"带来无限机遇。

从地理位置上看，东北村是江苏的南大门，姚庄村是浙江的北大门。从前，两村由于地处偏远，少人问津。然而，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推动下，两村正逐日发展壮大。

"我们的工作节奏在加快，过去'散乱污'整治至少需要三年时间，现在可能一年之内就要完成。而且不止我们一个村这样，周边村的工作都在加速。"沈耀军说。

这种"一体化"不仅体现在行政层面，民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。

年逾八旬的张钦德是分湖诗社社长，还是柳亚子分湖诗碑的代表性传承人。收藏、挖掘、研究之余，也不忘传承。一有时间，就奔走于青浦、嘉善、吴江各地区传播诗词文化。"文化离不开交流，固守在一个地区，得不到更新，扩大影响力，传承就会面临危机。"张钦德说，就在前不久，分湖诗社的社员们与青浦莘塔诗书社的社员们联手，一方以传统诗词写作，一方以传统宋墨书写，创作出70首诗词并制成书法作品，为祖国送祝福。

他还担任着芦墟山歌社名誉社长。每次青吴嘉三地歌友相聚都会很热闹，田歌、山歌、田山歌，各种唱法同场竞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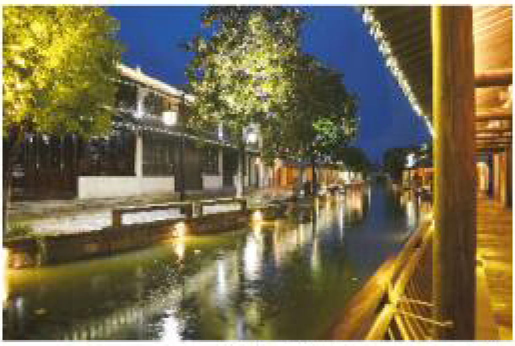
在张钦德看来，最近火热的"青吴嘉"并不是一个新概念，长三角内的"小三角"一体化古已有之，三地百姓走亲戚般的往来一直存在。

张钦德是吴江知名的藏书家，藏书8890册。他的书柜里既有汾湖诗家柳亚子《一被集》这样的典藏珍品，还能找到《芦墟小志》《西塘镇志》《平望志稿》等大量与长三角相关的书籍。

他的友人中，有很多都是少年时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，时隔五六十年，仍真挚如初。

"小三角"区域内的学生家有自由择校的传统。张钦德初中就读的汾湖中学，同年级一共有16名来自青浦和嘉善的学生。他记得，西塘的同学会带来特色小吃八珍糕——把八种中药材碾成末过筛备用，掺糯粉米糯量，加热熟化成糕状，按配方秘方配比，制成手状，放进炉烤干得酥脆。

而芦墟当地来家常的同学互相走访时，对方家长一定会以暖暖待客——张钦德去同学朱荣华家，朱父大天未亮就早早打来冷山塘里鲜蟹，以小青蟹待客；朱荣华回访，张父则以汾湖特有的大小相见圆蟹待之。"那几次，朱荣华在我们家吃得特别开心，一直说，还是家乡蟹好吃！"张钦德说起这些往事，依然笑得合不拢嘴。实在是，味蕾的记忆，最牵动人心。

（赵从南 肖佳）